

宋韵文化诠释与本土化契合——本体论在中世日本的受容与内化

陈颖杰¹ 王一兵² (宁波财经学院)

Interpre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Song Dynasty Culture: The Recep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Ontology in Medieval Japan

Chen Yingjie, Wang Yingbing

摘要: 日本中世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是探讨世界的根本来源和构成基础。禅宗东渐促进了以“融贯、思辨”为特征的宋韵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传播。此后,中世神道资料中频繁出现有关“本源”的记述内容,并着力将抽象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具象的叙事文本。这一历史现象本质上是中世日本社会对宋韵文化的选择性受容与本土化重构,反映了“以文化母体为核心,以转译互鉴为途径”的东亚文明交流模式,揭示了宋韵文化对其文明演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作用。

关键词: 宋韵文化 本体论 宁波 文化转译

In medieval Japan, 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and Song Dynasty culture paved the way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rigin" within Shinto records, transforming abstract philosophy into local narratives. This process reflects Japan's selective adap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heritage, illustrating how an East Asian exchange model, centered on a cultural matrix that driven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society.

在东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宋韵文化特别是以理学为核心、融汇“儒释道”形成的思辨之韵,不但实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重构,而且辐射东亚诸国,

形成以价值同向、思想认同为基础的宋韵文化圈。本体论作为宋韵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当时儒学思想家对世界构成本源问题的探讨和回答,也是抨击佛教“空性”思想、建构儒家哲学的关键一环。东渐日本后,宋韵本体论以其系统性、逻辑性和连续性滋润了中世日本神道的思想,促使其完成理论体系的重构,推动其实现思想的转型和深化。

中日两国学界对中世本源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集中于探讨中世本源思想的根脉和溯源问题。王玉琳(2019)指出,13世纪后,日本佛教式微为神道脱离对其依附创造了条件,并逐渐发展为主张“神本佛迹”的理论体系,强调神道为佛教世界观之根本的“神国思想”也随之强化。^①李闯(2024)从日本中世神道学者忌部正通、一条兼良导入朱子学“理气”“心性”根本性理论解释“中世神话”,实现中世神道的儒学化叙事。^②康昊(2023)通过考察中世日本的“三国世界观”和密教曼陀罗思想,论述了中世日本通过塑造国家形象认知推动自我中心化,构筑以天皇为世界秩序中心和宇宙本质的历史过程。^③末木文美士(1995)指出,中世日本受到“本觉思想”的传播与浸润,出现的“反本地垂迹”思潮,其核心思想是重置“神佛主次关系”,将神道置于世界的“本源性”位置。^④曾根原理(2008)指出,伴随宋代新儒学的流布,儒释道融合论在中世日本兴起并广泛传播,该现象的本质是根本原理的具象化呈现。^⑤义江彰夫(2010)认为,15世纪之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朱子学的传入,“日本式合理主义思想”开始质疑“佛主神从”的传统关系模式,从而开启了以神道为“第一要义”的“神主佛从”共存范式。^⑥小川丰生(2020)以“一心”“心神”等超越性术语为切入点,

基金项目:宋韵文化圈视域下中世日本社会的范式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025B018);宋韵书院文化在日本的接受和传播研究(25NDJC043YBMS)。

作者简介:陈颖杰,宁波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一兵,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 王玉玲:《日本中世神国思想的历史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92-198页。

② 李闯:《日本中世神道的儒学化叙事——以忌部正通、一条兼良的神道思想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4-11页。

③ 康昊:《再造天竺:东亚视域下日本中世王权与“佛国土”的建构》,《世界历史》,2023年第6期,第199-213页。

④ 日本仏教研究会編:《日本の仏教 神と仏のコスモロジー》第3号,法藏館,1995年,第39-43頁。

⑤ 佐藤弘夫等:《概説日本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年,第130-133頁。

⑥ 义江彰夫:《日本の佛教と神祇信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2-148頁。

分析了日本中世神道对中国哲学的吸收和借鉴，从东亚思想史的角度检视了中世神道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历史脉络。^①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学界从神、儒、佛三教的思想交涉和文化互动角度，探究了中世日本对本体论的吸取和内化过程。但若从“传播—接受”的动态变迁视角转向对文化接收者的思想演变的考察，就会发现中世神道思想谱系中“本源”话语权争夺的理论阐释盲区。本文试图在宋韵本体论经由“枢纽”宁波东渐日本的历史叙事框架下，分析中世神道思想场域内关于“本源”的多元阐释，梳理文化交涉和嬗变的内在理路，揭示宋韵本体论在域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意义再生和诠释机制。

一、宋韵本体论东渐与“枢纽”宁波

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本体论是指探究宇宙万有之中其终极之本源的学说。本体论作为宋明理学中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宋代新儒学在吸收禅宗心性论及道家宇宙图式后形成的儒释道三教交融整合的产物。中国哲学经历先秦时期的初探本体性、魏晋时期通过思辨超越性建构本体论、唐宋元明清时期扬弃佛教“本体空性”思想，将重心置于宇宙本体之本根性上，最终聚焦于本体论的内在性，而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始终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②张岱年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宇宙的本根与人之心性相通，因此研究宇宙就是研究自己。^③宋韵本体论是体现上述特点的一个典型，无论二程的理气论抑或陆王的唯心论，都基于“天人合一”理念，通过对道家宇宙发生论、佛教体用同源思想的批判性吸收，将宇宙本体和人生价值进行一体化贯通，构建儒家本体论思想。

宋韵本体论在中世日本的传播与移植是以禅僧为主体、以“港通天下”的宁波为关键枢纽、依托“弘法—求法”的双向循环实现的。其出发点是“以儒济禅”，即通过将宋儒的伦理思辨和实践精神作为阐发禅宗教义思想和修证体系，推动禅宗在中世日本的传播扩散。在上述传播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两种典型角色：一类是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侣，以荣西明庵、圆尔辨圆为代表；另一类是

① 小川丰生：《禅思想と中世神道 宗教の受容と交流》，吉川弘文館，2020年，第210—238页。

② 宋志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路》，《船山哲学》，2004年第1期，第5—13页。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8页。

东渡日本的中国禅僧，以兀庵普宁、大休正念为代表。

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研究的爬梳，可以发现上述四位僧侣的生平活动都与宁波存在显著的地域交集。根据《荣西入唐缘起》记载：“廿四日就明州之津、东大寺前劝进大和尚重源、从他船入唐、於明州相视互流泪、同登育王山”，^①仁安3年（1168）4月24日，荣西首次入宋的登录点即为宁波，并与重源和尚同攀阿育王山。《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年谱》中有记载：“嘉祜元年乙未，（略）到宋明州。即理宗端平二年。寓城景福律院。听月公开遮之说。复到天童见痴绝冲”。^②嘉祜元年（1235），圆尔辨圆到达宁波，并见到天童寺痴绝（道）冲禅师。另一方面，赴日传法僧兀庵普宁依止于阿育王寺住持无准师范，出师后任宁波天童寺首座、象山灵岩寺住持等，东渡日本后，首镰仓幕府邀请担任建长寺住持，在日本创立临济宗兀庵派。^③有关大休正念的人生轨迹，根据《大休和尚自述语录序》记载：“余己巳首夏。离唐土天童山。是岁孟秋抵日本国关东”^④，可见大休正念曾在宁波天童山驻锡。除上述四位禅僧外，日本《本朝高僧传》卷十九中“兰溪道隆传”中记载，“辞止明州天童山，尝闻人谓此方教说盛禅宗乏，常志游化，淳佑六年，日本商舶在来远亭，隆往见之于浮桥头，忽有伟人，谓隆曰，师缘在东方，时已至矣。言居明州天童山，适闻日本商舶泊于来远亭，往浮桥头观之。忽有神人高之曰，师之缘在东方，时已至矣，言讫不见，隆乃率义翁龙江等数舟足泛海著太宰府”。^⑤由此可知，日本建长寺开山祖师兰溪道隆也曾于宁波天童山留锡，随后东渡日本镰仓传法。上述人物和宁波形成的时空交汇点，映射出历史上的宁波作为思想和文化枢纽对中世日本的重要意义。

虽然传播路径有所区别，但若将分析视角由历史轨迹延伸至思想内涵，则上述两类僧侣都呈现同一思想特征，即主张儒释道的思想会通。例如，兀庵普宁曾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若识得圣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⑥又大

① 榎本涉：《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伝記集成》，勉誠出版，2013年，第476页。

②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東福開山聖一国師年譜》，2026年1月10日，<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3690657.html>

③ 江静：《日藏宋僧兀庵普宁尺牍四通》，《文献》，2013（06），第136页。

④ 佛書刊行会編纂：《大日本佛家全書》第96卷，名著普及会，1914年，第1頁。

⑤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2卷，1913年，第279頁。

⑥ 兀庵普宁禪師語録卷中，收录于《卍续藏经》（卍字续藏）第123册。

休正念曾云：“然儒、释、道三教之兴，譬若鼎鼐品分三足，妙应三才，阐弘万化，虽门庭施設之有殊，而至理所归之一致”。^①此外，圆尔辨圆学成归国时，曾带回《周易》《晦庵集注孟子》《论语直解》等书籍，^②并于宽元三年向后嵯峨天皇进讲《宗镜录》这一以“心”为本体统摄儒、释、道的中国哲学著作。据此可知，彼时日本禅僧引入外典以阐释和传播禅宗思想的意图。

进入室町时代后，日本临济宗梦窗派禅僧、无学祖元之三传弟子义堂周信继承并发展儒释道“同源异流”的思想，从中世日本禅僧的立场提出宇宙本源同归于一心的观点：“儒氏之言曰：天地未分太极，谓之一。故《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谓一者元气也。是二氏之谭，与吾佛氏之道，大同而小异也。曰一即心也。心也者，群灵之本，万法之原，神乎哉！妙乎哉！不可得而名焉，不可得而说焉”。^③同时期，日本朝贡正使、入明禅僧了庵桂悟（1425—1514）与王阳明于宁波会晤并进行思想研讨，由此阳明学传至日本。^④关于此次重要晤谈及桂悟在宁波的活动，中日两国历史资料中均具载其事。成化五年（1469）五月十七日，四明山人张迪为《了庵和尚语录》撰写跋文：“了庵能专对以不辱君命，其才与德则不可无。若其语录，则世有定评，然亦无庸深较”。^⑤元禄十五年（1702）成书的《本朝高僧传》卷43中，《京兆南禅寺沙门桂悟传》一文详载：“奉旨入明。明帝诏住育王山。（略）正德八年。解印归东。诸儒言赠。王阳明序曰”。^⑥由此推断，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核心的阳明心学构成了连接中日两国思想的关键学脉，并直接促进了近世日本阳明学的萌发。

从大历史观的维度来说，宁波作为前沿文明形态和经典思想传播的枢纽，不仅为宋韵本体论传日提供了文化廊道，更通过其根本性、长期性和深远性的影响力，使其在对“本源问题”的探索中拓展了思想的疆域，促使中世神道从佛教的

① 转引自郑樵生：《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

② 严绍澧：《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0-152页。

③ 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学全集》第二卷，思文閣，1992年，第894-895頁。

④ 参见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95页；冈田武彦著钱明编译：《阳明学与日本人》，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15-26页。

⑤ 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点校：《邻交征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46页。

⑥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3册，1979年版，第602-603頁。

思想附庸开始走向理论独立，更为近世本土化思辨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刻地形塑了近世及其之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进程。

二、中世神道本体论的多元阐释

古代日本对世界起源的认知构建，具象于奈良时代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两本中。在《古事记》中，虽点出从混沌世界诞生造化三神的经过，但对于关键的“本体论”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说明。^①另一方面，《日本书纪》参考了《三五历记》《淮南子》等汉籍神话，^②描述了宇宙从“混沌不分”到“清浊分离”的变化和神祇生于混沌的过程。虽然从《日本书纪》的记载中能够看出元气分化、天地剖判的宇宙观，但相关内容多是摘录于中国古典文献，不代表古代日本具备此种哲学思维和认知。

进入中世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宋韵本源思想的汲取和融合，其典型事例体现在中世神话中有关宇宙起源的论述中。镰仓后期成书的《大和葛城宝山记》明确记载：“盖闻，天地之成意，水汽变为天地，十方风至，相对相触而化育大水，水际化生神圣，有千首二千手足，号曰常住慈悲神王，化育万类”。^③这里将水视为创世神话的根源，再通过由水而生的“常住慈悲神王”化生万物。类似的神话叙事还存在于镰仓中期成书的《宝基本记》中：“心御柱。一名忌柱。一名天御量柱。是则一气之起，天地之形，阴阳之源，万物之体也”。^④文中所说的“心御柱”是指伊势神宫外内宫正殿下方的柱子，《宝基本记》将其视为由“气”所生成，且为天地、阴阳和万物的根本。此外，镰仓时期成立的《丰受皇太神宫御镇座本纪》中记载：“天地未割。阴阳不分以前。是名混沌。万物灵是封。名虚空神。亦曰大元神。亦国常立神。亦名俱生神。希夷视听之外。氤氲气象之中。虚而有灵。一而无体。故发广大慈悲。于自在神力。现种种形。随种种

① 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② 谷口雅博撰，张丽芳译：《日本神话中的通天之“柱”与中国文化——兼论〈古事记〉国生神话中“天比登都柱”的记载意义》，《外国语言文学》，2023年第3期，第51页。

③ 京都大学貴重资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大和葛城宝山記》，2026年1月10日，<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9362?page=3>。

④ 埴保己一、太田藤四郎編：《統群書類従第1輯上神祇部》，平文社，1984年，第68頁。

心行。为方便利益。所表名曰申大日灵贵。亦曰天照神。为万物本体”。^①上文中的虚空神、大元神及其垂迹化生都被塑造为万物的灵性本源、宇宙创生最初的本源存在。考《类聚神祇本源》“神道玄义篇”可知：“心神则天地之本基。身体五行之化生也。肆元元入元初。本本任本心”。^②此处将心神视为天地的根本，身体则为五行运化的产物，认为二者自始之时合为一体，应当依从本心来行事。

除了上述中世神道资料外，本体论同样存在于神佛习合的相关资料中。《日讳贵本纪》中记载：“天地未开，父母未生，心王独照。然自在性。是谓七代之最源。界常住尊，有诸化二法。开成金轮王。三世既成就，然后轮破，成赤白半轮。半复有理神，（略）亦有智神”。^③此处将心王（法性）立为先于天地开辟而存的本源本体，继之由界常住尊（神）化生显相，进而分化出理、智神二体。

《天地灵觉秘书·伊势大神宫瑞柏镇守仙宫秘文》中记载：“古天地未分，万物未形，代湛然凝寂，本莫有一物，于虚无之中，生大意之象，虚彻灵通。是为万敷化之本源。谓诸神之本地。（略）总之，道之始，无形状而能为万物，设形象者也。故曰，道生阴阳，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天地人生万物。

（略）伊势两宫者，胎藏两部诸尊，大空阿字本性。本来清净妙理，周遍法界总体也。所以有为不净实执，无为清净本源也”。^④前文中的“道”可视为融合道教“本源之道”和神道之“道”的综合体，基于此作者将伊势神宫视为遍及法界、统摄万有的本体。《神祇谱传图记》“丰受皇太神条”中记载：“夫天照太神与丰受太神，则无上之宗神，而尊无与二，故异于天下诸社。是则天地精明之本源也。无相无为之大祖也^⑤”。上文将天照大神、丰受太神视为天地光明之本源，无相无为的至高神。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梳理，不难发现，在中世日本的神话体系建构过程中，普遍呈现出重构世界本源、阐述宇宙生成的思想倾向。中世神道并非简单地移植宋韵本体论思想，而是将外来的本体论和本土的创世神话、思想教义相结合，以塑

① 同注 25，第 46 页。

② 大隅和雄校注：《中世神道論》，岩波書店，第 294 页。

③ 阿部泰郎編：《真福寺善本叢刊》第 6 卷，臨川書店，1999 年，第 496 页。

④ 同注 28，第 381-382 页。

⑤ 转引自高橋美由紀：《神道思想史の研究》，ベリかん社，2013 年，第 123 页。

造世界的本质、起源来达到思想层面话语权构建的目的。

三、中世日本本体论精神源流探析与本土化流变

中世是神道由本土信仰发展为宗教哲学的重要时期，其思想脉络的深层结构本质是神、儒、佛、道等思想与在交融互动中形成的“会通”实践。对于中世日本而言，具有高度思辨精神和完整哲学体系的佛教终究是“舶来品”，而儒学作为禅宗思想的解释和补充，未从思想支配层面获得国家的接纳。因此可以说，对于宋韵本体论的吸收、融汇促使中世神道思想本体性被激活并进行了一次内驱的、必然的思想体系建构的尝试。

中国哲学家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基点，分别从“天”和“人”的视角思考本体论问题，故而其核心立足点可划分为重视宇宙万物存在依据的“本根本体论”与强调人生意义价值的“本体内在性”两个维度。^①综览前述关于中世史料梳理，可见其中关于世界本源的和探索同样可以归类为“本根性”（水、气、虚空神、大元神等）和“内在性”（心神、心王等）两大范畴。宋韵本体论为中世日本的神道家提供了系统化的哲学思辨方法和思想资源，客观上为中世神道正统性提供了支撑，使之从具象化的信仰叙事转变为理性化的思辨体系。中世公卿北畠亲房在《神皇正统记》（1293-1354年）中写到：

天地之间，人禀受阴阳之气，不正则无以立。（略）《周易》有云：‘履霜，坚冰至’，孔子释之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略）是以古之圣人云：‘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然学其末节而不忘其本源，便不会有急于求成而不明其道之过。所谓其源，乃指心中不执着于一物，而不停留在虚无之中。有天地，有君臣。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舍弃己欲，以利人为先，对世间万物皆如明镜照物般澄明不惑，可谓真正之正道也。^②

通过援引宋韵本体论理论，北畠亲房将中世神道和中国“儒释道”思想进行体系化结合并加以诠释。这种神道思想建构是在古代日本神话的叙事框架基础上与中国哲学思想进行深度嫁接，从而实现其本土化实践与内生性发展。

^① 宋文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路》，《船山哲学》2004年第1期，第5-13页。

^② 埴保己一、太田藤四郎编：《続群書類従 第3輯 帝王部》，平文社，1987年，第35-36页。

中世日本另一部史论著作《愚管抄》中，作者天台座主慈圆围绕“天道”这一世界的道德本源提出自己的认识：“万物运行，皆须循此道理，全然遵照天道而行，若无道而行事，则必遭冥罚”。^①在慈圆看来，现世诸般行为必须遵从根本法则的“天道”，他在书中多次引用“冥显”^②二元秩序来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提供思想支撑，其观点可视为朱子学“理一分殊”思想的海外本土化诠释，与宋韵文化共享同一根本性世界图景。

综上，中世日本对宋韵本体论的吸收和借鉴，体现在对于神道、佛教与儒学的创造性融合。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思想叠加，而是通过哲学框架转换与核心概念重构，形成独特的神话叙事。借此，将中国哲学的道、气、心性等转译为本地化的本源元素，以中国哲学为底层逻辑和演进路径，实现对本体论的在地学理改造。

四、结语

中世日本通过借鉴宋韵本体论，探索中世神道的哲学化转型和本土化重构，推动日本本土思想实现从以感性的信仰叙事，转型成为以理气心性等为理论框架的哲学思辨，标志着日本本土思想首度实现形上维度的理论建构。

上述哲学维度的转折性开端，是以宁波为枢纽，通过书籍载体、人际互动、思想对接的三重路径得以实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宁波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中国禅宗等哲学意蕴东传日本的关键纽带和核心节点，中日两国的思想家经由宁波保持了密切的文化交往和思想互动，促进了宋韵本体论在中世日本的传播与受容。在此文明互鉴进程中，宋韵文化中的本体论框架为中世日本神道摆脱依附佛教的从属地位、实现其思想体系的独立提供了关键的思想支撑与哲学范式。

宋韵本体论与中世日本神道思想的互动，本质上是中世日本社会对宋韵文化的选择性受容与本土化重构，反映了“以文化母体为核心，以转译互鉴为途径”的东亚文明交流模式。这种借鉴和诠释是历史场域、政治需求与文化向心力共同

① 岡見正雄、赤松俊秀校注：《愚管抄》，岩波書店，1992年，348—349頁。

② 森新之助：《慈円『愚管抄』の冥顯論と道理史観》，《早稲田大学高等研究所紀要》，2018年第10号，60—67頁。

作用的结果。通过缕析宋韵本体论经由宁波跨海传至日本并深刻影响其文明进程以及这一现象背后的内在理据与特征，能够赓续浙学的哲学内核和精神底蕴，激活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思想脉络和深层共鸣，为区域文化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和价值镜鉴。